

刘强
著

孔子论

(上)



济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房德田
封面设计：李兆虬



ISBN 7-80629-311-6



9 787806 293119 >

ISBN 7-80629-311-6/I · 38

定价：26.00元



孔 孚 论

刘 强 著

(上)

济南出版社

1887:100 100/20 500 I

孔孚论(上)

刘 强 著

责任编辑:房德田
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(济南市经七路251号)

封面设计:李兆虬

山东旅科印务公司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:5.875
字数:250 千字

2006 年 8 月第二版
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1-2000

ISBN 7-80629-311-6/I·38

定价:26 元

历史性的诗剑

——自序

写成《孔乎论》这部论著，有一种如释重荷之感。这是“十年磨剑”啊！

还是1985年年底的时候，全国第二届新诗（诗集）评奖初、复选工作，正在北京上园饭店进行。已是第二轮筛选了。我在会上发言，赞赏和推荐孔乎的诗集《山水清音》。《当代诗歌》主编阿红先生问我：“你有评《山水清音》的文章没有？”我不揣冒昧，把一篇二千多字的稿子呈给他。他看过以后就留下了。我没有料想到，为了这个稿子，阿红又向孔乎先生约了一组诗，在《当代诗歌》特辟了一个“诗评配”专栏，发了显赫的头条。这之后，我很快接到孔乎主动写来的一封信。信上说：“我是从阿红那里打听到你的地址，十分欣赏你的文章。你是难得的知音。收到《当代诗歌》十月号时，内蒙诗人安谧在座，吃酒时他急着读了，连说‘好’。认为属于另一层次。”

直到这个时候,我才知道孔孚先生在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工作。孔孚教授的礼贤下士,他的主动亲近,使我十分动情。从此,我和他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还。1987年秋天,他参加《诗刊》访问团到张家界旅游,下榻湖南宾馆,我赶去看他。他和我谈话时,我注意观察他的神态,和我见到他的一张在峨眉山金顶拍的彩照一样:那头颅是昂着的,微偏着;额上的皱纹里深嵌着几十年的风霜;那富有深邃洞察力的眼神里,荡漾着自信、自豪和对于过去年代的审阅,以及对于未来岁月的顽强信念。我觉得自己是在敬爱他了。当时,我主编一份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《文艺窗》,邀请他到株洲讲学,到这个《诗城》谈诗。他自然允诺了。《文艺窗》总第57期以较大篇幅,介绍了他的这次讲学活动。

当我发表了几篇研究孔孚诗的论作之后,就萌发一个念头:写一部研究孔孚诗的论著。写了8万多字以后,曾呈请孔孚先生审阅过一部分。他高瞻远瞩地给过我一些审阅意见,计有9张卡片。他还将以后怎么写的示谕,写成7张卡片,一并赐我。他是很认真很仔细的。我曾说过做他不讨文凭的“研究生”,他笑笑。其实是为了我们日益增进的感情,他才抱了很高责任心的。后来,我又写过近5万字的稿子,自愧没有什么长进,不敢再拿给他看。但是,我仍然信心十足。在我出版诗论集《诗的灵性》(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)时,我只收入一篇研究孔孚诗的文章,在该书《后记》中不自惭地说:“我另有孔孚诗论的专著。”

谁知这句话说拐了场。后来,我的“研究”竟然搁浅。自感心力不足,面对孔孚诗这座大山,我爬到半坡再也攀不上去。比起他的渊博来,我的学识太浅薄了。一停便是好几年,我“串门儿”去了,写完了《孽变》和《红街绿巷》两部长篇小说。当然,孔孚的全套诗集、诗论集,是摆在我的枕边不断翻阅的。他写给我的卡片也是时常检弄思索的。“向上叩”的精神并没有退坡。

期间,读到《当代小说》1994年1月号推出哲学家辛冠洁和孔

乎往还手札，至性至情，感人犹深。辛老首出“里程碑”一语，振聋发聩。

1996年4月1日，我收到孔孚先生赐赠刚出版的《孔孚集》样书，心海便翻腾起来了。是一种“使命感”鞭策着我吧！怎么也憋不住劲了。不久，我应邀参加了在古城青州召开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，提前到济南，在孔孚老师那儿小住二天。向他请教并讨论了《孔孚论》的提纲，再次亲聆他的教诲。原本想回来就动手写，谁知琐务缠身，一拖又是数月。

到了8月初，下狠心把早晨的锻炼停掉，静下心来做“早课”。每天凌晨4时至7时余，一门心思付诸《孔孚论》的创作，至11月30日写完，算是一气呵成。

历时十载，成稿四月。原先断断续续写下的十数万字，除了个别章节采用了曾发表过的原稿外，大都没要了。发表过的十数篇文字，也大都放弃。这次是另起炉灶重新写。写作时，大脑总是处于亢奋状态，“梦游似地酣畅地写”，倒不是一种纯生理或纯心理现象。冥冥中若有孔孚先生携手引路。孔孚的诗及诗论引我进入一种高层认识状态。尤其是写到后来，抵达最难写的一些章节，常常是信笔所至，心由不得自己作主，这度反而加快了，待到写成后，“亢奋”消失，就“糊涂一盆”了。孔孚先生先后看了三章，他是带病看的，“无力细读思辨”，来信告诫：“完稿后多看几遍，细细琢磨，莫匆匆寄出。”想实现他的嘱咐，怕是很难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这种学术性论著是怎么写下来的，只感觉到一种酣畅而已。当再看一遍时，觉得自己应该写不出来，就象我那病倒在床愈80岁的老岳母的迟钝一样，想问一问：“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刘强？”对于细改，似存一种本能性抗拒。

我现在的感受是：孔孚的诗及诗论是无价之宝！

孔孚的诗是一座宝矿，一座掘采不尽的宝矿。现在国内外有几十人、上百人在开掘，掘采不尽。就是所有愿意和善于掘采这

座宝矿的人,大家一齐都来掘采,也会掘采不尽。这座富矿,怕是要延续若干代的开掘。所幸我们生逢其时,能充任第一代与他同时代的开掘者。

友人向我提出了孔孚诗的“定位”问题,我想就此绕舌几句。

1990年4月6日,著名诗人贺敬之专程出席了在曲阜召开的“孔孚诗歌研讨会”。他在会上作了题为《诗的道路是广阔的》的讲话。我聆听到他对孔孚诗的高度评价。他说到:“如果我们对主流或者主旋律理解得不是过分狭窄的话,我觉得孔孚的诗里边,像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,我看就是和我们的主流相一致的,或者说就是和我们的主旋律相一致的。因为他的诗里表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,表现了我们的人生、希望、信心。”他甚至还特别说了“五四”以来新诗到孔孚这里,看到了“新的突破”的话。“这个突破对于我们新诗歌的发展,增加了新的东西。”贺敬之又说:“我欣赏孔孚这样的诗也是由衷的,这是合乎我们的‘双百’方针的。”这应该能说明问题,可以“定位”的了。贺敬之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、文化部部长,他的讲话当不仅仅是学者的“一家之言”。他是抱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感赶来参加这一会议的。

孔孚站立于世纪之交,他是中国当代诗的一位导引人。他的诗创造,一叶一宇宙,“抟虚宇宙”。中国诗乃至整个诗之路,怎样向前走?孔孚其人其诗树立了一个榜样。

孔孚的东方神秘主义,它是东方的(不是西方的)、中国的。源于《老子》哲、美学和《易》,是有根的。

它既是传统的,又是超越传统的。是非常之古典的,又是非常之“现代”的。

它是中国新诗史上的“里程碑”,也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史的“里程碑”。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、诗学理论,“贵无”者有之(如老子、司空图、严羽、王渔洋等),然不见之于诗创作。于诗创作自觉“用无”,付诸实践,且有成效者,一个也没有。自觉“用无”,作“远

龙”探险实验,而且取得成功,自孔乎始。从“尚实贵有”到“贵虚尚无”这一大转换,由于囿于习惯思维,目前理论界尚未有人察觉,直到目前没有人看到这一转换(转型)已经悄悄来临。

孔乎标举东方神秘主义,重“大功利”。它不是不讲“功利”,而是反对“狭隘的功利主义”(小功利)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:狭隘的灵魂是难以走近孔乎的。孔乎倡导东方神秘主义,目的在于启迪人之灵性,调动人之潜能。人的灵性多了,“奴性”就少了,其创造力则是无穷(无限)的。

东方神秘主义“贵无轻有”。“贵无”,意义在于出“无限”、“大有”、“妙有”,不是空空,什么也没有。“轻有”,意在超越“有限”、“小有”、“拙有”(浅实之有)。其信息量是大的,“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”全在其中。宇宙、社会、精神一体化。大包容。

东方神秘主义的原理是“用无”。方法是“以有示无”。写“有”,意在出“无”,则“大有”,故有即无,无即有。再是行“减法”。这里没有什么“极限”,而是“损之又损,以至于无”,臻于“无”,就是“无限”了。“用减”有两层意思:一是指“义”,二是指“形”,甚至“遗形遗声”。所谓“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”是也。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,就是“以‘不说出来’为方法,达到‘说不出来’的境界”。此处也还有“出虚”(抽象、抽象又抽象),也就是“玄之又玄”。具象描摹在有限层次,实“加法”也!“不说出来”,“说不出来”,就只能是恍兮惚兮,惚兮恍兮,扑朔迷离。这里有“灵觉”问题(创作与读者欣赏都必得启动灵觉,人之真觉是有限的),“宇宙全息”问题,故给人以神秘感。然而又都是科学的,无不符合唯物辩证法。

孔乎先生的诗创造及诗观,已为社会重视和推崇。孔乎1987年于《诗刊》第一次标举“东方神秘主义”,尔后又在《龙年谈远龙》《孔乎山水/峨眉卷等》后记中提及,至今未见到反对文字。不仅如此,《诗刊》还于1996年5月号《名家经典》专栏刊出孔乎成名作、代表作、新作58首。《诗刊》是公认的“国刊”,有极高的权威性。

10月号《诗刊》发该刊副主编叶延滨《向善、向美、向上》一文，谈到《名家经典》这个专栏引起社会的重视，在列举已刊出作者之后，特别引牛汉、孔乎各一首诗为例证。11月号《诗刊》又刊出叶延滨一文，特别强调党的“百花齐放”方针，指出：“不同艺术风格，不同艺术流派的诗歌都‘百花齐放’，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多数读者不同审美的需要。……同样地，我们只有真正做到‘百花齐放’的繁荣，才能团结各种艺术风格、不同艺术流派的诗人”。之中的声音也都给孔乎的诗创造“定位”了。

写了这些，似乎也在为我这部论著“定位”么？不是。我这拙著不存在什么“定位”问题，仅仅是作为孔乎的“研究生”的一部习作而已。论著之行文匆匆“游”行，定有许多不臻之处，这里算是一并交待一下。好在我从不要要求自己成熟，喜欢果子的“青”味。

目前学术著作出版尤艰，这书能不能顺利出版，未可先料。书出不来，放着就是。我抱定一条信念：“写出来就是胜利”。由它去！

我又开始晨跑晨练，以“减”我停练后增胖的身体。

1996年12月2日

目 录

第一章	一个创造者	(1)
第二章	里程碑	(17)
第三章	接线	(46)
第四章	开荒牛	(65)
第五章	与大宇宙心会	(88)
第六章	转虚宇宙	(103)
第七章	第三只眼睛睁开了	(118)
附:	论孔乎山水诗	(134)
第八章	灵象:第三象现	(143)
第九章	想象:灵的层次	(161)
第十章	灵通:全感入诗	(180)
第十一章	隐藏	(198)
第十二章	天下万物生于有	(214)
第十三章	风马牛相及	(231)
第十四章	大化之境:诗玄禅	(245)
第十五章	宇宙大法:诗之最高技巧	(259)
第十六章	“不说出来”与“说不出来”	(274)
第十七章	诗:精灵	(289)
第十八章	神秘主义	(304)

第一章 一个创造者

先写下孔孚诗创造的一个“象现”：

寂灭之深渊

宇宙孵卵

——《高原夜》

1994年10月的一天，著名女诗人王尔碑写了一篇《访孔孚》^①，是书信，也是大文。她写：

读你的近作《西部日落》，大漠、黄昏、风沙、落日悲壮的背影，渐渐扩散成一个血色的黄昏，染红了半个天空。

然而，你不是落日。你是孔孚，无休无止的

创造者。

当时，年届古稀的著名诗人孔孚先生捧读至此，泪水一下子决了口。他痛痛快快地流了一个下午的泪。说：“能成为一个创造者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

他把王尔碑看作“荒荒宇宙同行中的‘诗侣’”。

孔孚，“一个创造者”，是地道的。

他说，诗人“得有一颗雄视千古，甚至和上帝一争高下的敢于创造的雄心”^②。孔孚的诗，最富创造个性。他的诗创造乃诗宇一座高峰。

《西部日落》是他的创造。

《帕米尔》是他的创造。

前引《高原夜》，便是他的创造态。

他的创造态是一种宇宙态。

他是个“寂”人。他写宇宙用两个字：

圆

寂

这是他最小的、也是最大的一首诗，题为《大漠落日》。这是一种宇宙态，也是他自己一种心态。他常常让自己沉入“寂灭之深渊”，认为这样诗便容易受孕。他的创造便是“宇宙孵卵”！他永远迎接新生，创造一个、若干个新宇宙。

他是和上帝一争高下的。

一、一件历史的事

他的一个完美的创造诞生了。

《孔孚集》出版,这是一件历史的事。

1996年1月,诗与论合璧的《孔孚集》,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这是孔孚的老友、中国哲学研究所教授辛冠洁“全感情投入”操持下出版的。《孔孚集》的面世,在诗坛又掀一次波澜。它的名称仿四库全书分类法,罕见的大气,很显规格。布面精装,典雅别致,素朴堂皇。600余页码的诗集,当今难得,选诗300首,与《诗经》的篇数暗合。孔孚在《后记》中说:“无意中碰上这一数字,我心窃慰。”报刊宣传称《孔孚集》为“一部经典著作”,“美仑美奂,堪称一流”。

《孔孚集》是孔孚继出版《山水清音》、《山水灵音》、《孔孚山水/峨眉卷等》、《孔孚山水诗选》等诗集并诗论集《远龙之扣》后,诗与论汇选的一部大成总集。不少诗家慨叹:人生出此一部书也就够了。

《孔孚集》诗与论各半。前半部为诗300首,后半部为诗论。诗的部分,减那些浅实味短的旧篇出去,加近作《帕米尔》、《西部日落》、《玄思》三组进来。绝大部分又进一步“用减”,不少等同新作。从有到无,臻于无限。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孔孚诗早有“开门户”之誉。著名诗人贺敬之认为,孔孚诗并诗论,对于“五四”以来的诗,是一个“新的突破”。著名哲学家辛冠洁则推重孔孚诗为新诗史上的一个“里程碑”。论之部分,除《远龙之扣》原有篇目外,又加入不少新章。诗人与哲学家辛冠洁往返手札,引人注目。信笔写来,至性至情。“贬李杜”,“蔑王维”、七纵八横,见俯瞰文化大灵魂之心。

孔孚诗并诗论以创造为本,既继承传统,又超越了传统,更见21世纪诗之曙光。其“用无”已引起中国哲学界浓厚兴趣。或许能开21世纪诗界、哲界之世纪风。对于孔孚诗学的研究,更可望进入新的台阶。

“圆/寂”不仅是日落,也是日出。

倒过来便是“寂/圆”。

它是宇宙全息的现象。

它是《孔孚集》创造的现象。

孔孚永恒创造的现象。

二、创造——开门户

《诗刊》开辟“名家经典”新栏目,是1996年1月号的事。对于诗坛,属骇世惊俗之举。5月号即推出《孔孚诗选》,使诗坛震撼。诗美观真正地转型了:由“以物观物”走向“以虚观虚”^③。当然,这种转换得有一个大过程,但孔孚率先实现了。

孔孚是个“寂”人,一种宇宙性格。

他的创造个性也呈一种宇宙性:见出灵魂的自由翱翔!

(一)吞吐宇宙万象

《诗刊》推出《孔孚诗选》,其代表作首篇为《题己》,《孔孚集》也以之为开篇,代自序。它是孔孚诗的创造“纲领”。诗如下:

出佛出道

亦马亦牛

何须千手千眼

转虚宇宙

这不只是诗的宣言,是对孔孚人和诗的高度概括,是诗人自己以象现概括的。创造的人,创造的诗!

第一句是讲他的美学思想。第二句则是他的人格精神:马拉车、牛耕田,积极入世。当然,这个“马”字说他信奉马克思主义亦

无不可，他年轻时便自觉投奔革命。不过，孔孚有两首“马”“牛”的诗，则更见其精神，更见其创造心血！

寂寞扇动翅膀

一匹马咀嚼荒凉

——《帕米尔》

这匹马便是诗人孔孚，他是一匹拓荒的马！他是积极的，也是自觉的。他觉得“寂寞”，但并不消沉。扇动理想的翅膀在飞，在创造，咀嚼着，思索着如何拓荒！

他自觉地意识到，他的诗创造是拓荒。

圣湖马法木错漾了

山鬼们鸟兽散了

一头牦牛

反刍着光

——《高原夜》

孔孚便是这样一条牦牛，真正意义的“牛”！他意识到自己的“使命”：“反刍光”。这又是他诗创造的使命：诗坛的“光”，人间的“光”，宇宙的“光”，是由他的“反刍”的。这里，“月”也是“牛”，“牛”也是“月”。牛和月全息，不是吴牛喘月。而是全新的创造，牛和月彼此都在给宇宙“反刍”太阳的“光”！

始终是积极入世的。

人，牛，月，都吮吸和“反刍”着太阳的“光”！

“反刍”，是一种创造。

孔孚“反刍”的是艺术之“光”，是诗之“光”。

仅举“马”“牛”诗例的创造，便可见孔孚诗创造的不一概了。

《题己》诗的一、二句是创造的人浑然一体，出世和入世结合，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。诗创造毕竟也是入世的事，又弘扬一种出世的精神，这就是人格精神的“大入大出”。

《题己》诗的三、四句，更侧重于创造的诗。孔孚对自己的诗的创造个性以四字概括：

抔虚宇宙

他要“实”就“虚”，“以虚观虚”，创造另一个层次的宇宙。

观音菩萨千手千眼，或许是因为这个世界苦难太多，他要救苦救难。而孔孚担当的使命是，“抔虚宇宙，以唤起我中华民族之‘灵性’”^④！他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，“抔虚宇宙”是要造大灵魂，“灵性”灵魂！诗能否救苦救难？似有颇多的争论。孔孚说，“不能指望它扭转乾坤”^⑤，但诗要拯救灵魂，“于人之生命中注入‘灵性’”，造大灵魂，这恐怕是诗要做的。

抔虚宇宙，是最大的艺术创造，是如来佛和观世音们无法创造的创造！当然，这只是指的诗的艺术创造要去“实”出“虚”，无意于贬低如来佛和观世音们。不过，要说真正的救苦救难，如国际歌所唱，还得靠我们自己。

“抔虚宇宙”，足以概括孔孚诗的创造个性、创造品格和创造精神。借钱钟书先生致孔孚信（1986年11月24日）一语：“才人手眼，洵不同凡响也！”

“才人手眼”，殊异于“千手千眼”之观世音。

孔孚是吞吐宇宙万象的创造者。

读《帕米尔》，见孔孚侧卧在那个世界顶端的天地之交：

天地间侧卧